

丁503

半

羣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筆 隨 屏 石

羣 崇 繆

# 目錄

|    |   |
|----|---|
| 名邦 | 一 |
| 歸牧 | 六 |
| 雨日 | 八 |
| 春蔭 | 一 |
| 花轎 | 四 |
| 葉笛 | 七 |
| 紅樹 | 一 |
| 珠泉 | 五 |
| 沙河 | 八 |

|    |    |
|----|----|
| 牛場 | 三一 |
| 瘴疫 | 三五 |
| 裸猴 | 三八 |
| 街子 | 四一 |
| 小花 | 四四 |
| 太陽 | 四八 |
| 鷓鴣 | 五一 |
| 鷓鴣 | 五四 |
| 鸚鵡 | 五九 |
| 做客 | 六五 |
| 過客 | 七一 |
| 車站 | 七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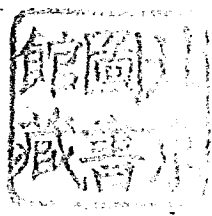
|    |    |
|----|----|
| 國旗 | 七九 |
| 畸人 | 八三 |
| 出世 | 八七 |
| 風物 | 九三 |

## 名邦

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我從滇越路碧色寨換車，再擠進一列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火車裏去。我呆呆地望着窗外，那個穿黑色衣服的安南婦人，正走來走去賣着一籃香蕉。四圍沒有一個面熟的人，我才想起我在旅途上了。

車開了，一羣人好像裝在玩具箱裏，被個孩子拖着向前古魯古魯滾動。下午三點鐘左右，車忽然在半路上停止了，據說前面那一站民團和盜匪正開着火，有人聽見遠處有很密的槍聲，可是車廂裏很亂，我却什麼也沒有發覺。窗外面只有一堆一堆的山陵和一叢一叢的樹木。一個鐘頭以後，車進了站台又不動了。車廂裏的人們忽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大家都向窗外伸頭，我隨着轉過臉去：

三個担架，接連地從對面站台上抬到我們這一系列車裏來。三張蒼白的臉孔，像



三張紙舖在担架上。自從進入雲南省境以後，那到處都是絳紅色的土地，曾給了我如何的喜悅與歡快！然而，這一瞥中的現象，却使我禁不住地打了幾個寒噤。（不久以前還活躍着的人們，無辜的被盜匪打死了。）

小火車好像立刻嚴肅了起來，再往前進，沿鐵路附近的山頭上，還有荷槍的人在作着異常警戒似的姿態。我的心也不禁有點驚悸。車到建水已經黃昏了，人們都絡繹的下去，剩下的只有幾個不像旅客的人，躺在車裏好像有着什麼任務似的。有人也勸我在這裏歇一宿，說再往西去更不安全，今天劫車的盜匪既沒有成功，說不定還有什麼報復的計劃……

車仍然向西開出了，月光如一片銀粉撒在大地上。向西進，向西進，看不出一點燈火，我只記得沿着一個湖邊走了很久很久，那一條爲月光所鍍亮了的湖水，好像正指示我漸漸深入了一個神秘而恐怖的地。

午夜，小火車停在牠的終點了，我也到達了我的目的地。微涼的月光照着我，並

且把我的影子第一次映在石屏的土地上。

明天，我聽到起息的鐘聲和號聲，見到一羣一羣可愛的青年男和女。他們都是那般活潑而健壯，都是從幼就在這裏長大起來的。我感到一種新鮮有爲的力量，正在這個腹地裏滋生發育着，有一天使這個絳紅色的土地樹立起無數的器才來。

我欣喜的走進城裏作第一次的巡禮。整齊的道路，大都是用方石鋪成的。十字路口和大街上有幾座頗爲巍峨的牌坊，雖然有些陳舊了，但牠的匠工是異常的考究而精細。人家的門頭上，幾乎觸目的都是匾額：『文魁』、『武舉』、『太史第』、『觀察第』、『經濟科博士』、『父子同科』……那向東朝陽的一道城門樓上有一塊很大的橫額，寫着四個大字：『文獻名邦』。我想這個不平凡的城，原來就有着她的光榮的台銜了。

現在，忝居『爲人患』的我，想起這一番的來行，真可謂粗心的勇敢，大胆的荒謬了！倘使允許我效顰先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話，那麼我自應引據典籍，庶

可爲這個名邦流美，而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吧。

石屏、萊山、蒼翠，異湖、汪洋，名勝甲於屬郡……諸峯聳翠，三島回瀾，異湖九曲之勝，頗稱靈秀……異龍湖、潑其東，迤絡河、帶其西，雲台玉几山、襟其南，乾陽梅子崗、枕於北，山川靈秀，風氣凝聚，滇省稱最。

——見雲南通志臨安府志。

士喜尙學，講習惟勤。婦人習女紅，勤紡織，每深夜猶聞機杼聲。田多瘠薄，農夫耕用兩牛，前挽後驅。胼手胝足，終歲勤勞不休。俗尙節儉，急輸將。近者禮讓雖講，革面未能洗心焉。至山寨夷衆，皆居茅屋土墓，語言服飾婚喪飲食，猶仍舊習。其英俊者習詩書，學文章，遊泮者歲不乏人，現有登甲榜者。

——見石屏州志。

自然，這些引據不足作爲近代人的『旅行指南』讀，同時，我也素來不大贊同由『旅行指南』那類書物中便可以得到一個地方的全貌，觸到那裏的脈搏和氣息的。

## 歸牧

一個八九歲大的女孩子，拉着一個小火車頭——這是我給水牛起的名字，因為牠的身體比一般黃牛要龐大，在田間並不顯得，等牠走上了小路，對面遇見，就覺得牠格外大，格外重，格外笨，真的像一個小火車頭了。

水牛的鼻子裏還發出氣咻咻的聲響，同火車頭停下來的那種情景，可算毫無二致。

那麼小的小姑娘，那麼美好的，臉圓圓的小姑娘，她的個子，她的模樣，她的服裝，和這個水牛比照起來，一個在前頭，一個在後面，誰說不像拉着一個小火車頭呢？

那匹水牛，走走歇歇，好像意猶未盡；孩子背轉過來退着步子走，彷彿聽牠的便，很有耐性似的，雖然我曉得這個孩子念家的心切，牛却不慌不忙地，並不隨隨便便

就讓這個小主人牽了回去。

我看見這個小女孩子的腕上，有一隻還套着一個人造象牙的小手鐲。

她們先是走在我的前面，不久就落在我的後邊了。

我再回頭，她們已經落在蒼茫的暮色裏。

她們不比那熱帶地方的朝廷，坐在象背的錦鞍上，華麗的傘蓋底下的王孫公

主們更高貴些，更令人羨慕嗎？

## 雨日

朋友來信說了許多別後的事，末尾加了一句：『你那裏的天，是不是藍的？』

要不是朋友這一問，我倒忘記了我爲什麼來到這麼一個地方了；我有一雙黑色的大的眼睛，我憧憬着藍色的天，我來到了這裏。

我不會告訴過關心我的友人嗎？我早就應該用幾個字報道：

『這裏的天，是藍的。』

藍色的天，蓋着我；我的夢，也是藍色的。如果再沉靜地，再單純地補充一句話，我將說：

『在藍天底下夢着我的夢，夢不思蜀了。』

然而，偏偏只有今天，我彷彿醒覺過來；身上多加了一件舊外套，依然有些寒意，

佇立在窗下，想默默地尋回了那藍色的天和藍色的夢。

一個孩子從花區中跑過去了

一個孩子又跟着奔向前去

一個挾着他的布鞋，光着腳

一個把他的童子軍領巾拆散了披在頭上

在一張傘蓋底下，又看見兩個肩抱着肩的孩子，低着頭，慢慢地走着，像是數着他們的步子，像是談着什麼衷心話——隔着窗子，隔着雨聲，我不能聽見。

他們的步子踏着我的心。誰望着水汪汪的地面上，一個小釘，一個小釘，釘着點點的愁惱呢？

我想抓回來那幾個奔跑和行過的孩子們對他們懇訴：

不再可以了麼？把你們的力，分一點給我罷！我的血，並沒有停滯，我還希望牠們仍舊地激流起來！

藍色的夢，第一次被雨穿透了。

我知道我的故鄉是遙遠的；落着雨的故鄉是不會映在眼前的。

我知道心靈的故鄉，還在更遙遠的，更遙遠的地方……

惟有那裏才有永恆的藍色的天。

## 春 蔭

西準提寺改建作中學校，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當初的惟一的大廟，如今是這裏的惟一最高學府。幾百個男的女的青年學生，代替了羅漢、觀音和菩薩。偶像除了，古遠年代留下的松柏，同我們在一處生長。

藏經樓上不再有狐兔的巢穴，巍然的却仍有一種森嚴的氣象。樓下便是大禮堂，堂前的方壇上列着石凳和石的棋坪。那玫紅的楹柱，翠綠的椽樑，都不曾變色。也許經過幾番的油飾了。嵌鑲在楹柱兩側的藍天、紫山、竹籜……永遠是鮮明的。

在南國本來沒有冬，我不知道爲什麼這裏還要放起寒假。

昨天舉行休業式過後的禮堂，即被局鎖了。今朝從月門望過那邊，梅花、桃花、櫻

花都放紅了；他們也許已經開了幾日，但在闌無人聲的境地裏，却顯得越發洋溢而傲倨。如果套着舊詞章的筆調說，該是『深院鎖春陰』了。

我的心，忽地輕顫了起來，當我瞥見緋紅的朵雲下有着一對人影。

一個女的靠在廊上，一個男的竚立在階前。我認得他們，他們是這次畢業班級裏的兩個高材生。

他們低着頭，並不像情話喁喁的樣子。然而他們究竟爲什麼呆着，呆着爲了什麼呢？

我想起來，勒的那幅『晚鐘』的圖畫來。但在眼前的這個畫面上，金紅的顏色不是夕陽，而是春朝的光暉；不在蒼茫的田野，而在燦爛的庭院；沒有雜草，頂上正開着豔花；沒有虔誠的祈禱，而只是絲絲的憂怨：

別離！好像就在今朝，從今朝起，他倆便要別離了。

青年的男和女……我不說什麼，我也不會給他們省略了什麼，他們不當作的

罷？

惟有愛，才是向榮的，正當的，幸福的。

我的眼，有些迷濛。我詫異着我對於這一幕終古以還的最平凡的，却又是最新鮮最生動的場面，竟成爲一個客觀了。

我默默的爲他們祝福，他們都立在春蔭中。在世界上，惟有不在春蔭中的人，可以爲他們祝福，雖然他們不需要祝福，更不需要第三者知道他們：正如同他們不會介意他們的影子，便是與春蔭溶成一片的東西。

我轉過臉去，我輕輕咀嚼着這寒假乍始的日子。

## 花 轎

前兩天，我差不多同時接到三份以上的喜柬。迎娶的或出嫁的，都擇定了一個相同的日子。

這一天，我只能到一家做客去。我經過了好多懸燈結綵，喜氣洋溢的門口，都不是我所要去的那一家，也不是我接到請柬而不準備去的那些人家。我知道這一天還有很多很多人家在結婚。

滿街滿巷花轎來來往往，因為街道不很寬，幾頂花轎擁擠在一處，並不是一種稀奇的事。

我想，今天全城郊的轎夫是要總動員起來的罷。

新娘，新郎，以及他們重要的家屬，或是紅媒大賓，都可以有轎子坐，不過新娘所

坐的是花紅轎子。

她們或他們都很大方，並且也不像別處的花轎，非那麼層層遮掩，密密圍蓋不可；也不考究所謂改良式的花馬車啦，花汽車啦，綾呀緞呀織錦的湘簾的甚麼，僅只是一頂一頂罩上花紅洋布的喜轎。喜轎的前面也不用轎帘，所以我們在街上儘可以看出新娘的俊醜，穿的什麼衣裳和鞋襪。有時候新娘也從轎子裏眼睛滴溜咕溜地看着你，只要她願意。

從這一點，自然，合乎人情，不鬼祟，不躲躲藏藏，不要猴子戲，我就最感覺得喜歡，感覺暢快。而且，對於那一些所謂『時興』的，『文明』的結婚儀式，倒毋寧是使我最厭棄，最痛心疾首的了。

還有，這裏抬轎的人，並不真是『轎夫』，而都是『轎婦』。她們的勞力，比男子們更可貴些，比性質，也更偉大些。

這一天，在我未抵達那個結婚人家以前，我是被一頂花轎壓在後面。我走路常

常低着頭，這一次却例外的望着前面：

一頂花紅洋布的藤轎子，慢慢地款乃着。

兩個轎婦，四隻沒有步驟的，參差上下的脚，光着，一直光到膝蓋以上。

還有一雙幼小者的脚，露在一個轎婦的腰背後。

這個轎婦在負着雙重的工作：肩上扛着人家嫁出的女兒，背上背着自己生下

的孩子——不曉得是男還是女。

這是一代，兩代，三代了。也彷彿象徵着正，反，合，三個階段似的。

我低徊着，我不能說出我是不是有了一種『了然』感。

百年好合，然而百年何幾？

我想起寂寂地已經埋宿在墳塚裏的妻子，我驚覺了我如今還是走着人生的

茫茫的路途——只有這一條茫茫的路途。

## 葉笛

我沒有聽過蘆笙是一種什麼音調，却會讀過關於吹蘆笙的故事，不過內容也不大記得清楚了，好像與纖纖玉手打鋼琴，或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那般雅樂無關，而是一種充滿了田野氣，落落大方的原始的呼號。我想屬於所謂天籟的範疇之內的，應該包括着蘆笙和吹蘆笙這一類的故事。自然，更好的如山歌，打拳，拉絳，力伙們那種吭唷曲……

這里的牛，在頸上所繫的那種鐵鈴鐺的丁冬聲響，也似乎是自然在奏着牧歌，敝說着牧歌裏的故事。我愛牧歌，所以我也愛好石屏如同是在牧歌裏的一個地方。這里沒有蘆笙，我却常常聽到吹葉子的——我叫它葉笛，我想大致和蘆笙也很相近罷。

雲南通志裏有一段關於石屏的記載上說：『少年子弟，暮夜遊行巷間，吹蘆笙或樹葉子，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

引證本可到此爲止，爲使我的牧歌故事生根起見，那下面原有的兩句，也應該補足：『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殺勿論。』

照原文上看來，原始的愛，已經釘上私有的鐵記了，不，誰能說愛不也是從一種血淋淋的鬥爭中得來的？男子殺掉一個要求愛的妻子，或是自己被遺嫉而殺於他人之手，這是罪過嗎？牧歌原是飽含着悲劇底成分的。

來在這麼一個地方我竟不會吹葉子——並不是希冀着殺誰或被誰殺死，或寄什麼情言——甚至於怎樣把葉子吹響，我也不甚體會，真是抱憾極了！彷彿把一片綠葉子夾在手縫和唇間邊吹邊唱着，於是嗚嗚地似嗚似訴地道出一隻歌，一首詩，不，道出他的情言。

這種聲音會把人帶進蘆笙的故事裏，所以我才把它叫做葉笛。

每次聽見年青的人們吹起樹葉子，我便知道不是課畢便是假日了。那聲音給我帶來了鬆閑和愉快；我探首窗外，望見樹葉和樹葉間隙的藍天，睜着無數無數的藍色的眼。我好像把心身整個安頓在一個歌謠的世界裏。原始的呼號，在招徠着原始的愛撫。

爲愛情被殺死的，誰敢斷定他的心靈已經死亡？愛不是滲透了每一片樹葉子，使它們綠油油的發着生、生、生的微光嗎？它不說話，它却貼緊着無數個男子們的嘴唇，悠悠地吟誦了它的欲求和失望的歷程。

有一次在一個熱鬧的集會裏，吹葉子也占了一個精采的節目。當演講，唱歌，舞蹈……之後，那兩個平時我看極沉默的學生，起來表演吹葉子了。不像吹，不像唱，也不像歌和訴……那顫動的音調，正好像微波輕輕擊着寂寂無人跡的花香草長的岸緣似的。也好像爲我打開了一重門，我又望見門外的青春了。

在這里我本是「先生」，可是我不會卽興地對他們說教着一堂人生的課程：

青春時代的一切，不管是歡愉還是苦悶，那都是生命中的一種絕響，不再重複，也不能重複了。男性的愛，可以使每一片樹葉子發響，女人們——花麼？一陣風間，一眨眼時，已經飄零滿地了。

## 紅 樹

順着山坡歸來，回頭望見叢竹，掃着半空的岩石，中間夾着幾株『冬不老』的紅樹，火焰一般的奪目，十分好看。

不知道路徑，口裏已經很渴，仍是信步而下，不意一片菜畦竟展在眼前。

一個田家女蹲在田埂上，洗濯着兩筐蘿蔔——一筐是洗淨了的，一筐還帶着泥色。

從水面上看見了她的健秀的面龐。

『賣嗎？』都市的人說了這樣的話，用自己的耳朵聽來，好像帶着幾分調笑的意味——其實沒有。

『不賣。』從烏黑的大眼睛裏閃出來的答語。

『賣罷。』真的是誠意的懇求了。因為我們很渴，絕不想貪圖人家辛辛苦苦要換錢的東西。

『送倒可以。』她莫奈何的答着，至少看出她對於陌生人有一種客氣。

檢了一個較長的，又檢了一個半大不小的，一壁遞給她一角錢。

『不行！』她忽然拒絕起來，不是對於那一角錢，而是心疼了她剛剛洗淨的兩個蘿蔔。

真是成了一個僵局。彼此都莫名其妙地這個『突變』緣何而起。但我們沒有一個好意思駁她：『你不是說「送倒可以」嗎？現在只拿了兩個，三個人吃不開。』

『我在這邊檢一個小的，頂小的一個罷。』我說着便彎下身子，從那帶着泥土中一筐檢了一個小的；她的眼睛是跟着我的手指轉動着，她看了不錯，我拿的一個確是頂小的。我的意思是拿一個沒有經她洗淨的，又是頂小的，她不會拒絕；果然她不拒絕。

結果我們每人手裏有一個蘿蔔。她又不說什麼了。

我又順手把這個小的遞給她，她沒有言語，立刻浸到水裏，用一團稻草洗得雪白的還給了我。

我的心裏頓時起了無數個『？』號。

——這筆帳是怎麼一種算法呢？

——是賣的嗎？

——是送的嗎？

——是她認為不公平的，索性叫它更不公平一些嗎？

——檢兩個不行的，三個也行了？

躺在筐中的那一角錢，彷彿也微笑着發起光亮來。

我們走了，沒有幾步，我的一個已經咬掉了一半，回頭望她，她似乎也在望着我。漸漸的遠了，我再回頭只能望見山坡處的幾棵紅樹；她呢？我想她一定還在那

邊，她不能想到她的頭頂是那麼燦爛——紅樹曾是她的花冠了。

也許罷，我會一個人，又悄悄地去到紅樹那邊，去拾尋我會遺留在那邊的一顆青春的心。（誰也不知道我，誰也莫來伴我；只有不老的紅樹，他會鑑明我。）

## 珠泉

學校在西北城角外的珠泉街上，就許因為學校裏有噴珠泉，所以才把這條街起下這個名字。

在沒有來到這里以前，我還沒有聽見過有這麼一種泉名，甚至於到了這里許多日子之後，我才無意中發現了這里有這麼一個勝蹟。

濟南城西的趵突泉，我也沒有去看過。據書上說：『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拿『趵突』這兩個字形容泉水，便可想和『噴珠』是迥乎不同的了。

這泉水正在校本部辦公室之前，企鶴樓的下面。泉水被砌石的池子圍着，池周圍繞着欄杆，正中架着一道拱橋。

對於景物的描寫，我是一個最沒有辦法的低手。現在只好把學生們記敘校景

中關於珠泉的文章摘錄幾條下來：

開門見山的如：池裏面的水，會古碌古碌向上冒，好像珠子噴出來似的。

略加形容的如：忽續忽斷，忽急忽緩；日光映着，大的像珠，小的像礫，連貫不絕。

烘托陪襯的如：水面上鋪着一層浮萍，泉從萍底下湧出，萍被泉水做成無數的圈子。

推理抒情的如：似有噴泉，其實不是噴泉，乃是地下的一種氣體上升。一年四季，晝夜不停的永遠像水那般滾沸着，冒着，永遠是那麼純潔，永遠是那麼活潑聰明，永不退縮。

我最喜歡的一則還是有一個同學他只寫了兩句，好像已經描摹盡致了。他道：『像魚在池中吐水，輕輕地起了一串泡沫。』

沒有見過珠泉是什麼樣子的人，你們在這里也會聽見了珠泉的聲息了吧？可是這聲息就常常欺蒙了我。當我深夜從橋頭經過，或是一個人靜靜坐在室

內的時候，我總是一下便想起：魚在喋喋嗎……天在落雨了嗎……

其實，什麼也不是，沉寂的庭院裏，只有松柏的黑影，和黑影間隙的繁星。原來，珠泉在那邊切切地似乎在和誰私語着。

殿角簷頭掛的那個鐵馬兒——經過多年風雨，怕已鏽了——不時丁鏘着也彷彿和誰應答似的；可是牠，却驚醒了我十年前的舊夢：山寺、黃昏、露台、蜜月、擁抱。幸福像一股泉水，誰也沒有想到她的源流是會枯竭的！

我推開了堆在眼前的這一疊子年輕人寫下的東西……

——文字畢竟是一種多麼貧弱而可憐的符號呀！讓自然來和我們對話，或是讓我們對自然私語罷。

如果把珠泉的生命賦予我，把星星的亮光分給我，我將永遠伴着我的在黑暗中的靈魂，並且和她私語：愛，便是一種永遠的信守！即或像一串泡沫，可是她永遠純潔，永遠活潑，也永遠不會退縮。

## 沙河

一條長長的長長的沙河，是一條軟軟的道路，一條靜靜的夢的軌迹。

幽寂的秋，晴和的冬，暖醉的春，我經過三個季節，沒有看見裏面有一點水，只是一條純沙的河，無量數無量數的沙粒，恆河沙數那麼多的沙粒。

這條沙河，如今正是一道新興的所謂防空壕，天然的防空壕。它可以容納很多的人，並且把他們掩蔽得很好，看不出一個影子。

河身比地面約莫低四五尺，寬度也不過一丈，兩旁繁生着荊棘，冬青，和榕樹……枝葉交蔭，就如同一條長長的簾廊一樣。警報時人們在裏面避難，平時差不多即是小鳥和蝴蝶們游散的地方。

爲了那裏有軟軟的沙，我去徜徉過，在沙床上也坐臥過；爲了那裏有翩翩的蝶

羣，我也曾像一個探索者似的想去尋找我的夢的軌迹。

有一次和朋友的夫婦去，他們領着一個孩子，並且帶了一隻捕蟲網，想實地獵取一點東西。蝴蝶像紙片般地飛散着，捕蟲網趁勢直撲了過去，有時一個網裏撲住兩三隻，有時想一隻大的撲幾次也撲不到。

孩子拍着手喜歡；母親說，放去那些小的；朋友說，專要那些美麗的。

蝴蝶不知道因爲自己的美麗而喪失了她的自由與生命。

我一個人走在前面，我蹲在沙上等候他們。我用盛蟲盒的鐵紗屨子，篩着細細的沙粒，沙粒通過我的指縫，如同一般清涼的水流。

『你喜歡玩沙子？』朋友的夫人問。

我沒有回答，好像已經回到兒時，忽然又被喚醒了。我的心，觸到一點夢的軌迹，剎那間似乎同他溶印了。

我記起在長沙有一個朋友導遊時告訴我說：

到岳麓山去，先從靈官渡渡過湘江，經過一片沙灘，穿過一個小洲，還要再走一片沙灘。

『我只恨那片沙還不夠長，還不夠廣，在初戀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喜歡走那條軟綿綿的路，可是沒有一條軟綿綿的路，能比得上是沙的。』

我不懂得什麼是戀，我却喜歡沙的路，一條長長的，軟軟的，去追尋夢的路。

不，我只喜歡沙，沙裏埋着我的夢，埋着我的回憶；我的生命也不過是一條沉澱的，寂寂的沙流罷了。

## 牛場

我走過那麼多的地方，我走到這遼遠的地方來了；常是孤獨的一個人，沒有伴侶。我虛度了青青的一段歲月，如今正是蹣跚在中年的旅途上。一聲貓咪，一聲犬吠，一聲鷄鳴，都是喚覺了我；我沒有和誰別離，依然在我們的祖國裏。貓是家鄉一樣的圓圓的臉，或許就是家鄉裏走出來的；狗是一樣的搖動尾巴，或許就是從家鄉走出來的；雄鷄是一樣的好鬥，母鷄是一樣的領着幼雛咕嚕着，也許就是家鄉的人從家鄉帶出來的……

我不是一個農家子，當我嗅着那種土壤裏混合着牛屎或馬糞的氣味時，我彷彿有如歸之感了。

我愛這裏的湖山如畫，也更懷念起故鄉的一切的可親，然而如今却被鐵騎踐

踏着，給我的記憶烙下了頂深的傷痕！

我還愛這裏的牛羣——他們是願意做奴隸的，願意作漢族主人的奴隸。他們拉車，他們拖木料，他們耕田，他們還能馱貨物，每逢遇着他們成羣結隊的迎面而來，我就側在一邊，望着他們眼睛裏閃出誠懇，忠實，憨直與馴良的光芒。那在田裏竚立着的水牛，我知道他們是在勞止的時候了。在大空之下，好像我也分得一份悠閑與甯靜。我會給他們起過『小火車頭』的綽號，有時看見水鷗和鷺鷥就歇在這龐然大物的背上，他不动彈，鷺鷥也很閑散地爲他啄着癢癢——大概他們的脊背上長了寄生着小蟲或牛虱一類東西。

大批的黃褐色的牛羣，常常有班期的從元江磨黑一帶馱了鹽塊來，照例總是歇在車站附近的一個並不平的土場上，他們如同一隊完成任務的輜重兵，在到達目的地以後，也不胡鬧亂跑。趕牛的臨時搭起灶來，馬上可以燒水煮飯，並且在大鍋裏舀上幾瓢豬油，炒些蒜葉和肉片（多半是他們隊伍裏的同伴身上割宰到屠店

裏去的）作菜吃。

有的竚立着，有的低着頭吃着散在腳邊的乾稻草，有的伏着，在思量着什麼似的空口咀嚼着。

——反芻的動物啊！我陰自喚着他們，不是炫耀我還記得一些生物學上的名詞，而是寄着我的同情，甚至於是爲了我自己而伸訴：

——有吃食的時候，且盡量吞嚥罷。不管是爲了要飽肚皮，還是要留着咀嚼。雖然飽肚皮和磨牙齒，你們吃的是草，僅只是一些乾枯了的草。

我在這個場上，往往稽留很久的時刻，沒有一個友伴。過路的人們也許有知道我的姓氏的，但誰也不會理解我有這麼許多的同伴就在這個牛場上。

有時，黑夜從場邊經過，我聽到了冬……丁冬……冬冬……丁丁的鈴聲（這裏的牛，頸上用粗鏈繫着一種特製的筒樣的鐵鈴，發出一種沈鬱的甕音，）我知道有幾頭牛大概還沒有睡去。

念……

明天，場地空了，牛羣去了，在那狼藉的糞堆與草梗中，還彷彿飽蘊着我的懷  
了！

馬克斯的名言，『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我不禁胡亂地想：

鐵鈴的聲調，該是我們的戰士，我們的力夫，我們的建設者的響奏了？  
我希望而且願意做奴隸，做我的祖國的奴隸。

## 瘴 疫

我不是要說一個幽靈或魔怪的故事，只是將一個人的『目擊談』複述一遍罷了。現在這個人大概還停在城中沒有去，我想到他，如同看了一節愛倫坡的作品。

他是一個夷人。他來自邊境地方的一個小縣，當他疲憊地走了十多天的山路，前天到達離這個城市西頭二十多里的一個村寨時，天已經黑了。不清楚那裏有打尖的地方，便沿家去探問，家家都關得緊緊的，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一家的門，還虛掩了半扇，他便冒然地走了進去。院子裏也是闐無聲氣。堂屋和廂房都很整潔，他想着無論如何今宵總可以有借宿的處所了。

『哪一個？』微細的聲音，忽然從一壁房屋裏發了出來。這個夷人知道這一片人家並不是空的，雖然這麼大的門庭裏却是這樣寥廓。

他說明了一個過路人沒有宿處，漸走漸近地到了那間房屋的簷下。從窗格看見房裏的牀上躺着一個衰老的婦人。

『灶就在西首，你必定餓了，去自己燒點吃食罷。』她給這個客人指示着方向。夷人的心被感動着，一時忘了自己的疲憊與饑餓。

『弄好了想煩你一下神。』她說着，稍稍欠了一下身子。

夷人的耳朵裏，彷彿在裝進了他母親的吩咐一樣。

『請你背我一下，把我背到後房的樓上去。』

夷人知道她是個病人，憐惜她已經難得移動了。

『並不是感激，也不是爲報答着什麼。』夷人停了一刻說，『一個人，替病人作一點事，這種力量和動機，可以說還是從心裏自發出來的。』

他說這個婦人的體重很輕，還不抵一捆枝柴。

『於是我就背了她——』夷人說時把他的眼光注在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似

乎有使他發瞪的魔力。『轉過一個旁門，就背着她走上樓去，樓梯快走完了，一抬頭，猛的看着四個死屍筆挺地躺在樓板上。這時我也不曉得背上這個人還有沒有氣息了。』

這個夷人趕進城後，才知道昨天經過的那一帶村寨，正傳說有鼠疫症流行着。有一些人家全部死絕了。

樓板上那四個死人是誰呢？恐怕連那個婦人自己也不曉得！她不能動彈，她還想去看看她們。

如今該是五個了，我想。

（今日據國際防疫處派人實地調查化驗結果，證明該地流行的並非鼠疫症，乃是一種惡性瘡疾——即前人所謂瘡疫。）

## 猓 獾

讀書的人，看見『猓獾』這兩個字，也許知道是一種動物，或者就把他們當作一種獸類。這種錯誤如果怪當初造字的人欺騙了我們，反不如怪我們的祖先太自尊大爲妥些。人是動物的一種，獸也是動物的一種，不過猓獾並不是獸，他們也是人。在我們的字彙上，有着不少的字是屬於『犬』部的，如狄，如狎，如狙，如狢，如猓，如獾，如獾，如獾……誰也不會相信狗有這麼多的類別，當然，在人類中更不會有這麼多『犬』種了。所謂除華夏之外的人們，不出蠻夷數種，但據我所知，凡是大陸上的『異』族，却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常常是我們的忠實的僕役，他們是很可愛的。這裏常看到的是猓獾。我想知道他們的源流，於是去查雲南通志。不查猶可，那知隨便抽取了四部，就在卷二百以下的『南蠻志』『種人』章內竟有六十餘種之多，每種還附木刻圖像一幅，真是叫我驚佩前人學識的淵博與浩大了！但遺憾的

是如同看山海經，令人弄不清一點頭腦。有一節記着，『有二形人，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我看了爲之咋舌，不得不把它送還圖書館，讓牠重蹲高閣了。

倒是在學生時代看到的那些老地理教本上印的夷人圖畫，還能喚起我的印象。當時我很奇怪他們的頭上爲什麼能架那麼許多的東西，如今親眼看見那種『原理』我才了然了。

當初軒轅黃帝戴的那種多穗子的帽子，現在有的還保留在猓的頭上，我並不希罕歷史人物的復見，只是覺着置身古社會中，到底有些異樣的情調似的。

市上有專門做木枷（？）的，一塊長方的板，把中部挖成一個半圓空，像一個『凹』字形，在枷板上還用色筆描繪了一些紅花綠葉的文采，這就是猓們用以負重的東西了。有空的那個半圓地方，是容納頸項的，另外有一根窄皮帶，穿過枷板兩邊的兩個孔，戴到頭頂上便成爲一個『凸』字形，於是整百十斤的薪柴，貨物，或是筐籃等等，便繫了上去，需用他們頭頂，兩肩，和背脊每一部份都要出力。

我看見這花花綠綠的枷板，心裏便有些惆悵——又慚愧着我爲什麼不能去做一個裸羅的伙伴——這就是他們的生活的工具，這就是他們必備的，給自己套在頸項上去負重的枷板了。

永遠是彎着身子直不起腰來。看不出他們的頭面，看不出他們的老少，男或女，至多在髮根上看出幾道紅頭繩，叫人猜想這是一個裸羅少女吧。

一塊枷板討得他們的肩力，背力和頂力，壓住他們總是望着脚下的路。什麼鹽裏缺乏碘質！我不信！裸羅的大頸瘤都是壓出來的！都是擠出來的！

一個女生在一篇作文上道：『下了車，裸羅的伙子就搶着替客人揩行李。我不知道裸羅爲什麼是女的。』

這語句頗欠正確，但把她的直覺一筆白描了下來，我以爲比幾十卷書都還有力而耐人尋味。

## 街子

很靜，蜂羣在偌大的校園裏鬧嚷嚷的沒有人管。

看着不作聲，點綴在乾枝上的花朵並不寂寞。

風裏有時吹來一陣市聲，我想起今天又是『街子』了。五天一大街，三天一小街，寧靜的日子過得也很快。

在這裏，不是街子的日子，幾乎一半像在睡眠中，所以逢着醒期，便會發出聲氣來。

看見書架上掛的一個手提袋袋——前天買了一尺二寸布自己縫就的，還沒有用過，便打主意也來趕一趟街子。

不像趕街子的牛車（因為只拉了幾塊石頭，）慢騰騰地走在路中央，把『街

子』弄得更熱鬧，更擠了。

揩竹子到城裏來賣的，要算是趕街子的一種了，不過他們的竹子，常常把比人頭高了一點的空間佔了去。

初次趕街子，我的侷促，可以用『縮首蹶足』四個字代表了。

鴨鴨鴨鴨鴨……鴨子自己叫賣着自己。

咕咕咕咕……公鷄不耐煩地在女人懷抱裏。

整担的蓋着松針的水菓，被挑着向前直衝，好像說：『不零賣。』

壓彎了腰的揩柴人，在一邊拄着一根拐棍，似乎不想多走了。

城門口居然掛起了一幅人體解剖圖，探頭一望，知道是賣草藥的。

大紅大綠的那種雲頭繡花鞋（我看了想起『壽鞋』來），却惹得不少的女裸攤『望之彌羨』似的。有的空了身子，把枷板放在一邊，蹲在人家石階上，掏出一個冷飯袋，抓着些紅米粒往口裏送，是吃午餐了。

我在一個米線（米粉）攤子前面立了好一會。看着她們像吃鷄絲麵似的一碗接一碗的吃下去。想趕街子的錢，將吃下肚了；趕一回街子也是趕一回肚皮哩。

賣米線的那個老太婆，大腳，怕是一個老嫗。嘴已經癢了，很安祥，低着頭，料理着客人要吃的東西——極有條理地把每一碗光米線裏，舀上一點醬油，舀上一點鹽水，舀上一點辣椒，舀上一點醃菜……最少要舀上七八樣作料。紅紅綠綠的鋪蓋了一碗。

『吃罷！』她忽然抬起眼望了我一下問。

我微笑着，不好意思地離去，算是代答了她的善意。

我不想吃那種東西，對於她那種動態，却覺得十分有趣而值得欣賞。

擠了半天，又提着空的袋袋回來了。趕了一趟街子，比上一次『大公司』並不顯得更疲憊些。

## 小花

到昆明的時候，初次看見一種像水仙似的花，沒有莖，沒有葉，只有一朵朵的小花飄在水面上，我不知道它的名子，也沒有向誰問起過，只在我心裏記憶着：小花，睡在水面上的小花。

在石屏，這種花更多，因為它原是生在水上，這裏靠近異龍湖，除了山，便是水，本地人叫做海棠花。（他們把這個二十里直徑的異龍湖叫作海。）我不喜歡這個名子，但也不想在植物學上追究它到底叫什麼。我自己仍是把它叫做小花，睡在水面上的小花。我保存『小花』這個名子，也是想保存我對寧靜，純真與美麗愛好的意思。換一個說法，我所喜歡的純真，寧靜，美麗的東西，我籠統地把它當作小花。原來是花，我不知道它的名子，就叫它『小花』，自然更是恰當了。

前天我陪了一個年青的母親到一個墓地去，我又想起了小花。

她做了不滿六個月的母親，孩子埋在這個荒塚上已經快兩個月了。

這裏和這個荒塚所在地，對於她都是陌生的，然而兩個月前她却親手把她的孩子埋葬在這裏，像做了一個惡夢。

『你不是說過，你會拾了許多石塊壘在墳上的？』

她憶起了，轉過身，就發覺足邊有一堆石塊。

『聽說這裏叫校場壩，是以前行刑的地方。』我後悔我說出這個陰慘的地方。她不甚介意，她說當初來埋葬的時候，惟恐歹人盜去她孩子身上穿的衣服，或是被野狗拖出來吃掉，所以不照本地人的慣例，仍然裝在一個小小的棺木裏，埋得深深的，又上面壘了許多石塊——一塊一塊從很遠的地方拾來的。

我在周圍果然發現許多碎布片，小虎頭帽子，小襖褲，和幾張破蒲蓆，證實她的話是對的。

『這裏還是好好的。』我看見這一堆石塊並沒有紊亂，附近的泥土也沒有什麼被翻動的痕跡。雖然我又想說：『孩子在地下也該腐化完了。』

她低着頭，默默地在尋思什麼。

我把手裏的一枝綠梅，投在石堆上。（出來的時候，我們無意地都拿着花。）

她俯下身子，把自己手中的一枝碧桃，却鄭重叮嚀地插在石塊與石塊的間隙，要使它立了起來。

我感動地也俯下身，照她那樣把綠梅豎直了。

於是，寂寂的石堆上，彷彿突然生就了兩枝小花。

當我碰到她眼中發出的那一道光芒時，我如同瞥見一幅畫像，禁不住要仰空吶喊：

偉大的女性啊！

（我虔誠的如信徒們所祝福的，願我的母親和我的妻的亡靈與上帝同在！）

道邊過去幾個行人，他們有的也把眼光投到這邊來，他們會驚異着荒塚上有了豺狗化作的精怪嗎？會納罕着流血的地方也有了生人的骨肉嗎？也會遙遙的望見石堆上生苗了兩枝小花嗎？……

在石隙中插桃插梅的人，很容易想起那『海灘上種花』的孩子們了。

我想牽住一個過路人說，你們需要知道我們的名字嗎？我們不能回答你；好像小花寂寂地浮在水面，開在地上，埋在土下，他們並不需要誰給他們起一個名字。

## 太陽

爲了太陽，我來到雲南，來到石屏，這裏的太陽果然是美好的。雖然有幾個雨天，太陽被黯雲遮住，但是她依舊的美好，反而像灌沐過後的新鮮與美好。

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我爲什麼說出這樣『孩子氣』的話呢？是的，孩氣，我不知道我究竟還有多少孩氣！也不知有多少個大人還有孩氣？

太陽只有一個。

誰都知道太陽只有一個，普天下只有一個。我如今所說的也是這唯一的太陽，因爲她不偏私，她照耀了我，並且照耀了我，叫我甘願去死——如夢的去死，夢裏也被太陽照耀着，『夢』豈不是比『生』更美麗！

前天我給一個人的信上說：運命是苦酒，人生是一齣悲劇，我詛咒我爲什麼是

一個人！我願意在春天長夢不醒；我要去吻上帝的足，你就是我現在的上帝！

昨天只有半天沒有看見她。當我下午一走進她房屋時，我就禁不住地說：

『這裏的太陽是多麼的美好！』

太陽只有一個，不知道爲什麼惟有她那裏的一個才是美好的。

太陽給我帶來了生，給我帶來了夢——我不願意再醒來的夢。

謝謝太陽，今天照耀了我整整一日，我忘記了昨天的煩躁，我忘記了前天的憂鬱，也忘記了過去的雨日……我知道我還在生着，還在憧憬着，我還有一對眼睛相和着太陽的光輝而閃耀……

謝謝太陽，今夜她還會給我帶來了美好的夢。我的夢也是光明的，閃耀的。

『你看，像不像太陽？』她關切地問着。

太陽只有一個，太陽便是太陽，誰還能說太陽不像太陽？可見她也還是一個孩

子。

『枕衣應該送一對，現在只送一個。』

太陽只有一個，一個枕衣上繡着一個太陽，我接受了她。世界上沒有兩個太陽，所以我也不會想到我去接受一對。

今夜的夢，將是被太陽照耀着的，夢將是美好的——

太陽只有一個，她是一切美好的象徵，因為她光明，她從不偏私！

今夜的夢也許在一個雨天裏，一個大人也許會流出了孩子的淚珠。像黃昏的春雨，它是慰人的，潤人的。我銘感着人間還有薰風，還有靈雨，還有同情，還有自然的流露，還有愛——不，還有太陽，太陽貼近我的面頰，太陽也需要用心的流露去灌沐吧？

明天如果我不再醒來，請爲我祝福！並且爲我祝福——當你們看見第二天的太陽，不要再說什麼『晨安』，道一聲『祝福太陽』罷！

爲答贈S送枕衣作。

## 鷓鴣

上午聽見鷓鴣鳥叫，還是今年的第一聲的鷓鴣鳥叫，我以爲今天會落雨的。望着瓶花已經有些憔悴，走到庭中，想再折些新的來，誰知我的手剛一拈枝，花瓣便像雪般紛紛散落了。

無論是怎樣愛護，珍憐，惋惜，或不聞不問，花總是要謝落的。

從來不想收穫什麼果實，所以我覺得春天也還是沒有花的好。

春天就是這麼一個苦悶的象徵！

剛纔，你還坐在我的對面，你的眼圈有些發青，從你的烏黑的瞳孔裏放出閃光，從你的唇邊吐出續斷的語句：那是輕輕的雷。蟄伏在宿草下的小蟲，微顫地從冬之夢裏醒來了；他還沒有認識春，春天已經去了。

並沒有落一次雨，春天去了。

人家思議着我們的，那算什麼呢？讓它去罷！那是他們吃飽了肚皮高興去做的事。我只暗笑着我們的友誼的淡淡的夢色，倒也欺蒙了他們那一對一對污穢的眼！但是我不願意再聽到他們的歌聲了，因為那是你會唱過的。

我想對你說而沒有說（那是我怕有一天你會對我說的話）現在還是讓我先對你說罷：

『不要以為我將苦惱，請你忘記了我！忘記了我！如同我們從來不會見過一樣。』孩子，你還不會知道春天就是一個夢。所以，我不再叮嚀囑咐你：你會忘記了一切，如同你不記得那來去無踪的一個夢樣。在我，就要努力去忘記這個夢，我明明記得一個春天裏的淡淡的夢。雖然我早明白根本是空虛的。

我讚美過你的矛盾，因為你是一個天真的孩子。我希望你厭棄我，我是一個大人。大人的矛盾，至少也應該被大人厭棄：他常常把創口流出來的血，再作了敷療創

口的藥。

我讚美過你；讚美過上帝；讚美過太陽；我今天才知道了他們並沒有一種是一帖藥。

我想，太陽也有一天會死去的罷，那還不如沒有太陽的好……

今天上午你大概沒有聽見鷓鴣叫，好在今天也沒有落過雨。

我的心，不知怎麼水汪汪的。

我沒有哭泣，我知道我還有淚。

我的淚，不會爲你流了，這也許是一句謊話；不會爲你一個人而流了，爲着萬人流，爲着太陽有一天沒有光芒，有一天死去而流，這是真的，千真萬確的。

請忘記了我罷！也請你放心，太陽還沒有死去，太陽照耀着萬人，萬萬的人，她並不要記得任何的一個人。

我相信你今天並沒有聽見鷓鴣鳥叫。

短篇

## 鴟梟

姓鄭的這個小校工，年紀大約有十二歲，冬天裏沒有一件較厚的衣服穿，總是縮着頸，顯得更矮小。不久，我看見他額上貼了兩張黑太陽膏，越發瘦弱，不久，就不見他了。

我現在想起他捉過一個鴟梟的事。

有一天上午，我下了課看見他一個人蹲在廚房門外邊玩，一隻貓頭鷹正和他面對面的立着，白天我很少見過這種兇禽，在夜晚自然更沒有機會看到牠，所以我很好奇，也覺得很喜歡。

『是你捉的？』我問。

他點點頭，馬上站立起來，仰着頭用手指着上面說：

『在那烟窗的旁邊，牠蹲在那裏的。』

廚房本來是兩大殿之間一間小屋，屋頂幾乎全被東西的殿簷遮住，烟窗就伸出在那一小條條的天空上。我想這個小貓頭鷹也許因為病，夜晚才歇在這個不大通風而且比較有暖氣的地方。牠怕見太陽，反被人捉到了。（在牠或者以為黑暗便是安全罷。）

我看了一下便走了；回轉時小校工也不見了，那隻小貓頭鷹却還留在原來那個地方，牠的爪子已經被一個繩索拴在磚塊上。

我好像要奪取同伴們的玩偶，擅自把牠拉到我的寢室門前來。

我開始想用各種方法逗弄這隻貓頭鷹。

牠很鎮靜，我不喜歡這樣，就把牠倒懸着，牠才猛力掙扎，撲楞撲楞亂飛。牠不喜歡睜眼，我就打牠，牠才懶懶地睜一次。好像攝影機鏡頭前的光圈，可小可大，擴張與收縮，都非常勻稱。當兩個圓圓的貓眼全露開了，配上牠那兩道彎曲的眉毛，再配上

牠那一張玲瓏的嘴（乍看好像是牠的小鼻梁，）的確有相當的媚態，相當的美觀，同時令人聯想起舞台上扮演閻婆惜或是王婆那種人物的臉譜來。愈看愈不覺得生疏，竟頗似清末出過風頭的賽二爺，現下『駐顏』有術的×××之流一類的面型：不是長得不漂亮，不過總帶着那派烟花窰姐兒氣，豬仔奸臣像。

我深佩古語說『人面獸心』這幾個字的工穩與恰當！

貓頭鷹並不傻，閉着眼也會用嘴啄咬那根繫着牠的繩索，這使我非常氣憤，便拿樹枝狠狠地打牠，於是牠又睜開眼睛，嘴裏發出一種可怕的格格聲響，好像牠嘴裏也生着牙齒，咬銼着表示憎恨及咒罵我的意思。

我知道這種兇禽是非肉不飽，便拿了一小條精肉試着喂牠，那知牠竟然不理，把肉掛在牠的嘴尖上，牠居然也不動，再打牠一次，牠又格格咕嚕一陣。

把牠拖到寢室的內間來，以為在黑暗的地方牠會舒舒氣了，那知牠仍然縮着頸子裝睡。

把牠放在琴台上，我想寫一幅生，羽毛倒容易，只恨牠死不肯睜眼——畫龍要點睛，不得不邊畫邊打着牠。筆究竟不是攝影機，我這幅鴟梟寫生是失敗了。

下午有事出去，鴟梟被關在房裏。臨回來才想到牠，也許早已咬斷了那根繩索飛脫了。誰知開了房門一照，牠却依舊立在琴台上沒動。可是神情和白天完全不同了，兩個圓睜睜的眼睛放出兩道閃樣的光，似乎對我警告：我要報復！

我輕輕地走到牠的面前，看見那根繩索果然已經斷了，牠的兩爪絲毫沒有一點束縛。

——你需要黑暗？你就不需要了你的所謂自由？

奇異地想着，便立刻伸過手去抓牠——不提防牠對準了窗檻處的一個空洞一下竟飛走了。

我異常地懊悔，我用力不猛，不迅速，最後還是讓牠逃脫了。這時，我第一便想起那個姓鄭的小校工來，倘使他向我追究，我將如何的回答呢？雖然到如今也沒有再

見他，可是我的心到如今也未見舒然。

從這一件小事，我相信人們的『良知』並沒有允許過任何人去作奪取他人的事。

對於『患得患失』的劣性，我也有了一度深進的認識了。

## 鸚鵡

寒假前的一個星期，那個曾在廳長公館裏當過園丁出身的廚役，早已帶了一些禮物晉省回家去了。我爲預先解決吃飯問題起見，便不得不到城中那僅有的兩家飯館子去接洽一下。

『包伙食幾多錢一個月？』我操着一點西南官話的腔調詢問。

『三十八塊國幣。有幾個人包？』老闆答覆我的問話，又反問我。

當我說明只有我一個人時，他乾脆地拒絕了，說一個人不好包。

於是再跑到另一家去問：

『一個人包伙食，幾多錢一個月？』爲免除嚕嗦，所以這回說明『一個人』在先。

『四十六塊國幣。』

我聽了他乾脆的而沒有附帶條件的回答，倒很痛快，雖然明知比上一家貴了許多。

『好吧，從明天起。』我不還價地和他講定。

『不行！』也許他看我這個食客太好講話而突然變卦了吧？他的道理是不行，師傅要回家過年去了，明年初十再談。我想接着罵他一聲『廢話』，但沒有說出口，因為我還想和他商量商量看。

『你們不是也要吃飯嗎？你們吃什麼，我跟着你們吃什麼好了。』

他不答應，好像我的話倒成了廢話了。

後來由一個同事的介紹，年假中的伙食，總算暫時能夠寄搭在一個學生家所開的店子裏。每次吃飯遇到那個學生，他總是躲躲藏藏的，倒弄得我有些難為情起來。燒飯做菜的就是他的祖母，他的年輕的母親赤腳担菜在街上叫賣，菜賣完了回來也要招呼一下，便又料理別的事情去。在石屏，像這樣能幹的女人很不少，不過天

足大腳的却不多。她們認爲裹着小腳的是漢人，小腳的才是漢人的『正統』的標記。

學生的祖父是一位健談家。據他說滿清時代在武漢領過一營兵，見過不少場面。現在在石屏和臨安一共經營着兩家客店，自己來往主持，在地方上也可算是一個小小的寓公罷。

他平時喜歡吃一點酒，這也許就是他能夠健談的原故。

『怎麼得了！二三十口人吃飯，全靠我一個人。我這麼大年紀……』他常常很動聲色地這樣說，但絕少有人打斷他的話，或是理會他的用意。他的話也許最近成了口頭禪了。沾一下酒杯之後，接着一陣長吁和短嘆。

他的老妻，他的結壯的兒媳，他的小孩女子，一會兒給他遞過一把花生，一會兒給他送上一盤炸豆腐乾，轉來轉去地服侍着他，好像說，請你儘管吃酒，儘管發牢騷罷！

簷下掛着一隻鸚鵡，**啞——啞——**地叫着，話題轉換了，我的眼光也移到那隻紅嘴鈎綠羽毛的美麗的小鳥身上。

『他就知道我吃酒了，我一吃酒他就要。』老主人拈起幾顆花生送到那個鐵架上的小盒裏，彷彿不勝憐愛庇護之至似的。主人回到原位，繼續讚美他如何認人，如何需要他的照料，他如何不顧高價，不捨得把他賣掉。

我呢，只是注意着這隻小鳥的彎鈎的嘴，如何吃這個帶殼子的花生，如何運用他的爪子當作手，又如何把那花生殼子片片的吐了出來……

『他高興的時候會說話的。』老主人繼續誇讚他的靈巧，也是表示他有一個最心愛的對象。

可是我，卻沒有聽他說過話。一到我們吃飯的時候，就聽見他啞啞叫個不住。平時我去早了，店堂裏的人少，看見他把嘴插在羽毛裏還睡着。我拾起一片菜葉或是一點甘蔗逗他，他便嚼去水分，不久又把渣滓吐出。不在睡眠的時候，多半的時間他

就啄咬着那條鎖絆住他的鐵鏈子。靠近足踝的那一段鏈圈，已經被他啄咬得發着光亮了，爪上也露出一些血痕。但在習慣上（？）他仍然繼續去啄咬不止。這給我一種啓示：他不忘記自己要解放自己。

一切的，希望他能『通人性』，畢竟都是人的。他不忘記要解放自己，要求自由的生存，這不已經是生物的一種共同的，純潔的理性了麼？

人說鸚鵡在架上翻騰着那是他喜悅時打鞦韆，我看起來則未必不是他的痛苦和掙扎。

有一次店堂裏只有我一個人低着頭吃飯，身背後忽然叫起來幾聲：

鸚哥——鸚哥——鸚哥——

我回過頭去，惟有架上的那隻鸚鵡，在若有所思的直立着，我不禁微笑了起來。

——主人所誇耀你的，也就是你能呼喚出你自己的名子而已嗎？古希臘的箴言說『知道你自己』，我以爲『知道自己才是一件大可哀的事。』

我的微笑不知怎麼立刻收斂起來了。

記得那個老主人還說過：鸚鵡不比其他的禽獸，即使豢養他十年二十年，一旦飛脫而去，便永不回來。我覺得鸚鵡的可愛，或者只有這一點罷。

沒有美麗的羽毛，沒有婉轉的歌喉，甚至於沒有聲氣能夠叫出我自己的我，對於被豢養而不忘掉自由的鸚鵡，我却慚愧着我曾否也隨時咀嚼着生活所加給我的鐵鍊了！

## 做客

這裏說做客，並不是一個人單身在外邊的意思。做客就是到人家去應酬——結婚，開喪，或是講交情，都有得吃，而且吃得很多很豐美。雖說做客，可不需要什麼客氣，一客氣反教主人家不高興，回頭怪客人不給他面子。有好多次我都不認識主人是誰便吃了他很多東西，我感謝這種盛意，但心理總不免爲主人惋惜：請了這麼些個客人來，一張一張陌生人的面孔，究竟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呢？我想，在這里做客，還莫若叫做『吃客』才妥當些。

請客的事，恐怕沒有一個地方再比這里奢侈浪費的了。一個小小人家，辦一次婚喪，便要擺幾十桌酒席，一天兩道，兩天，三天這樣排場下去。那些做父母的，有的要賣掉他們的田地和祖產，那些做兒女的，有的便要負擔這一份很重的債務，直等很

多年後都償還不清。可是吃客們早已風流雲散了，像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虛榮和舊禮教往往是一種糖衣的苦丸，這個小城似乎還沒有停止地在吞嚥着它。

因為做客做慣了，我可以寫下一篇做客的歷程。有一次我把這個題目出給學生們去做，有一篇寫道：『我小的時候便喜歡做客，但大人帶我去的時候很少，總計不過二百多次罷了。……』這個學生是當地人，現在才不過十六七歲，做了二百多次客還覺得少，在我則不能不瞠乎其後矣。

就喜事的客說，每次的請帖約在十天半月之前便可送到。上面注明男賓和女賓被招待的不同的日期。普通的禮物是合送一副對聯，很多的只用單張的紅紙，不必裱捲；隆重一點的合送一幅可以做女人衣服的綢幃；再隆重的當天不妨加封兩元賀儀。

客人進了門，照例是被人招待到一個禮堂裏去坐下，隨手遞來一根紙烟，一杯

茶，和一把瓜子。這間房裏鋪了滿地的松針，腳踏在上面也不亞於軟綿綿的毛毯。等候一些時候客人到齊了，於是就一擁而佔席吃飯。午飯有八樣菜，幾乎每家每次一律，如青豆米，豆腐皮，酸菜末，粉蒸肉……和一碗豬血豆腐湯，湯上漂着一些辣椒粉和炒芝蔴粒子。晚飯的菜是考究的，多了四小碟酒菜，如炸花生，海菜，鹹鴨蛋和糟鱖魚。熱菜中另加八寶飯，炒魷魚和山藥片夾火腿等。快收席的時候，每人還分一包小茶食，可以帶回去當零嘴吃。

做客的程序，似乎到了放下晚席的碗筷爲一段落。這時吃飽了喝足了的人，連忙抹抹嘴便一哄而散。走到門口可以看見一個躬着身子做送客姿勢的人，那大約就是主人家了。另外有人抓着一大把『燭筏』分給客人照亮，從那紅紅的光亮裏，可以照見那些客人們的嘴上還銜着一枝紙烟，那是散席時每人應該分到的。

吃是吃飽了，喝是喝足了，還帶着一些銜着一些東西回去，這一天覺得很快的便過去了，真是很滿足的一天！於是，有些同事在平淡的日子裏便希望常常做客的

機會來好『充實充實』自己。有的同事甚至於向人探問，『怎麼近來學生結婚的不多？』所以一看見有紅帖子散來，便禁不住地扯開了笑臉，有的直喊：

『過兩天又有『宣威』吃了！』

『宣威』成了一個典故，因為宣威那個地方出罐頭火腿，很名貴很香嫩的火腿，大凡一有宣威火腿吃，便是有客做的意思。

一個學期終了，講義堆下竟積了一疊子請帖，我在石屏做客的次數也不算少了。可是回想起來，我幾乎不記得任何一家主人的面孔——當時就不認識，因為在這里做客，無須對主人賀喜，也無須對主人道謝，一切的應酬儀式，簡單的幾乎完全不要，因此，就習慣上講，我每逢做一次客，我就輕蔑一次自己的薄情，以致我也憐憫那些做主人的，為什麼要這樣奢侈，虛偽而浪費！

那些個青年的男的和女的，一個一個被牽被拉地結合了，不管他們的意願，也不問他們能否生活獨立。穿的花花綠綠，男的戴着美國毡帽，女的蒙着舶來的披紗，

做着傀儡，做着殘餘制度下的犧牲品，也許就從此被葬送了。（我不相信一個十六七歲的男或女，把結婚的排演當作是他一生中的幸福喜劇！）記得有一次我看見一家禮堂裏掛滿了喜聯當中——其實都是只寫上下款而留着中間空白的紅紙條，在那一系列致賀者的姓氏當中，我發現了幾個『奠』字，原來姓『鄭』的那一半傍傍，却被上面的一條掩住了。還有一家掛的橫幅喜幛上只有『燕喜飛』三個字，原來中間落掉一個『雙』字。當時我還不免暗笑，不過事後想想，反覺得沈悶無話好說了。

還有一次，我做了一回財主人家的賓客，不爲婚喪，却只是爲了『人情』。

在中世紀似的極幽靜的村寨裏，我隨着一行人走進了他的×邨，想不到穿過一重一重的門第，還要走着無限曲折的遊廊，踏過鋪着瓷磚的甬道和台階，滿目華麗，竟是一所絕妙的宅邸。

聽說這個主人手下用着無數的砂丁，砂丁們每年代他換進了無數的銀子。這

些建設也都是砂丁們給他疊起的！

我享受了這個主人的盛宴，我是在間接地吸取了砂丁們的許多血汗。這一次的做客恐怕是一件最可恥辱的！

常常做爲一個冷眼的客人的我，我真的滿足了嗎？所謂飽經世故的『飽』字，已足使我嘔心的了！

## 過客

店主婦放下鍋鏟，急忙跑出去兜攬幾個行商，只聽她接連地說：

『這裏歇，這裏歇！這裏好，這裏好。』

不久他們便魚貫地走進店堂裏來，各人手裏都提着一些小件的行李，衣服穿得很整齊。

看着他們的舉止和店主婦熱心招待的樣子，我又想起昨天那三個大小的過客來了。

先是一個面目黧黑的人，默默地立在門檻外邊。沒有人注意他，只當他是一個乞丐。後來店主婦不耐煩地同他作簡單的對話，我便減輕了口裏的咀嚼。

『二十塊老票一宿——兩塊國幣。』

『一個人？』

店主婦望望他，似乎代表回答『當然』這兩個字。

『乾房多少？』他的話，我不大明白，大約是問單住房間和光吃白飯的意思。

『八塊。』

『我們三個人——有兩個小孩子該算半個大人？』

店主婦向門檻外，灶後面伸了伸頸子說：

『好吧，好吧，一塊二國幣。』

他被允許了便走進店堂，嘆了一口氣坐下，向外邊招招手，一個十歲大的挑進一担破棉絮和一筐爛舊的東西，後面跟着一個五六歲大的，腳似乎已經破了。大的一個好像已經解事，坐在石階上想弄點水洗洗腳。那小的一個就背立在我的飯桌前面。蓬蓬的長頭髮，蓋着兩片黃臘般的耳朵，我不能再看見別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了血和肉，僅僅是一個皮包着骨頭的可憐的孩子。

我不大明白他們的話語，明白話語究竟有什麼用呢？他們的樣子，他們的眼睛，告訴了我更多更深刻的事情。他們日也走，夜也走，翻過山，越過嶺……走了許多時日和路途；孩子的腳已經走跛了，但還沒有到達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因為是孩子的媽媽死在異地了，他們都成了過客。然而，這樣襤褸，這樣困苦的過客，他們雖是有家園的——家園也許早已荒蕪，還需要重新開墾罷？

把我的飯菜分給他們吃嗎？幫助他們一點盤纏嗎？替他們開銷店帳嗎？祈禱神靈和上帝，保佑他們，拯救他們，降福於他們嗎……

在人生旅途上作了三十多年過客的我，自己禁不住地輕蔑着自己了：同情與憐憫與祈禱都是脆弱無用的東西；我應該同情沒有同情的同情。憐憫沒有憐憫的憐憫，祈禱沒有祈禱的祈禱；我相信的也只是沒有信仰的那種信仰！

昨天那個大人，今天已經走了，昨天那兩個孩子，今天也已經走了，我不該叫他們是過客，惟有他們才配稱為長征的戰士。

## 車站

車站儘管是簡陋的，甚至於連一個站名也不標出來，但無論如何却在這塊地方交織着人的流，貨的流，悲歡離合的心的流。如果把人生縮寫下來，恐怕還不及站上的一石一木來得飽滿罷。

我詛咒着任何的別離，因此我也詛咒着任何的一個車站。誰能長久留在一個站驛裏不去呢？一個站一個站行過了，在我們有限的生命的中途，誰能不追憶起那些往事，如同想着他曾在某一個車站裏停留過的呢？

十幾年前，我初次從上海往南京去『入世』的時候，兩個送行的友人給我講了一個笑話，那是爲了抹淡了我們的別緒。這個笑話原是北方人說相聲的造出來的：

一個說：咱們還要給火車貼副對聯。

一個說：沒看見火車上還貼過對聯。

一個說：有末。

一個說：聽您的。

一個說：聽上聯（嗽一嗽嗓子）『以鐵爲車行千里。』

一個說：好！

一個說：聽下聯，『借火成行渡萬人。』

一個說：妙！橫眉？

一個說：嗯——『就怕出轍。』

一個說：別開玩笑啦！（隨着一把摺扇打到光頭上去的聲響：啪！）

車慢慢地開出了，我伏在車窗上掛着我的苦笑的臉。這副滑稽的對聯，也還始終的掛在我的心裏。

當我這次來到石屏，居然在車站上看見了不少的楹聯和匾額時，才知道我們笑過的事却也有真的。且看：

造飛車仿奇肱國風行萬里斯爲發軔之初

佔文彩自武侯鄉雲瑞千年儼與中州並駕

還有金地黑字的橫額也不是開玩笑的話，相反的是十分正經。如「風飛南境，」「縮地有方，」「天下同軌」……等等。

我立在中國這個極西南端的火車站裏，真禁不住有中州何在之慨了！尤其是清晨和夜晚，從站裏叫出來的氣笛聲，一點也不雄壯，只是尖銳的彷彿刺痛着旅人的心。這個作爲箇碧石鐵路終點的一站，也好像惟有使旅人懷念着他怎樣重歸故鄉似的。

幾間洋房，幾條鐵軌，一列倉庫，一座石砌的水塔，這具體而微的車站建築物，確

是把這個樸素的石屏加上了一件近代風的外衣了。雖然煤碴，炭屑，煙灰都盡情地糟蹋着這一塊地方，可是背後絳紫的乾陽山和迎面碧綠的異龍湖，却依然靜靜的如同一個處女。骯髒的小火車每天每晚投到石屏的懷抱裏來，枕着山，望着湖，伴着美人，他真是一個幸福的漢子！

據說這個鹵莽的漢子未曾闖入這里以先，地方上的人士也曾有過一番的論辯，起了一陣恐慌。有的人認為石屏原是建立在海中（他們把異龍湖當作海）大龜殼上的一個城，火車和軌道都像一條一條的怪蛇，蛇一旦爬在龜的背上，那就不會安寧，牠動搖起來，說不定石屏就要陸沉了。不知怎麼，鐵道終於築成了，從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通車到現在，龜背着石屏城也還沒有不耐煩過一次。並且，從這個闖入者的肚子裏，帶來了不少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也帶走了不少的森林——木材燒成炭，運到箇舊鍊礦去，帶走了不少的漢子，他們一到走頭無路，或是異想發財發達的，便破釜沉舟抱着決心下箇舊，進場去。那兒雖然沒有擺着現成的黃金，但是有

一個發亮的希望：當砂丁，掘礦坑，鍊成一塊一塊白亮亮的錫磚，換了一疊一疊的滇票或法幣，纏在腰上回來作富家翁。多少個人就是這樣不見了——也許永遠不見了，然而他們的家中還保留着對他的一個發亮的念頭：出息跟在後頭！

車站在這裡也可以算是一個景勝，（站台上掛着一個雙面法國製的時刻鐘，屋頂的紅鍊瓦因為怕空襲塗黑了；白石的水塔宛如一座古堡疊。）實際上它才是石屏的脈搏，石屏的吐納口。我常常到這裡來漫步，每逢望見這些對聯和匾額，便也默想起十數年前送別我的那兩個友人。一個已經躺在北方的草原裏，一個還在乘着他的生活無軌列車，在世上盲衝瞎撞着。

我默默地願望着：普天下人們的心，也能夠同軌並進！

因為，我們不都是要到幸福的，光明的，真理的家鄉去的同伴嗎！

## 國旗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的愛的教育，在中國的譯本恐怕也是很行銷的。我們學校的圖書室裏備置了牠，學生們的手裏也常常拿着牠。在初中國文教科書裏似乎也有選作教材的。因為牠的文章淺近或是因為牠的內容充實才如此流行，我就不敢論斷了。我想，也許因為『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這個『心』字並沒有什麼畛域的原故才如此罷。

愛的教育原名 Coure——即『心』——所以關於亞米契斯的簡短的介绍，似乎可以引據來了：

『他的最初的作品是傾向於愛國主義。在他的青年時代，正當義大利民族獨立戰爭，故以感時愛國，激動了許多讀者。』

亞米契斯愛國家愛民族的那顆心，也正和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的這顆心是一個樣的。他的書能博得我們的愛好，自然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年長一點的人，大概都讀過『柏林之圍』，『最後一課』那種文章，然而幾年來在我們這個大時代中，連篇累牘，用我們民族血淚所寫下的那些生動壯烈的故事，年輕的學生們耳觸目染，對於獻身國家民族的先烈們的愛慕與景仰，不更有切膚銘心鏤骨之感嗎？爲爭取正義，自由，光榮生存的戰爭，恐怕沒有一種課程是比牠更適合於教育國民的了。

我輩如今縱然是些哀軍哀民，要從血淚中取得必勝的戰果以後，下一代的子弟們，難道還不是最英明，最勇武，最強幹的建國能手和好漢嗎？

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爲着我們的國家民族裏生存過我們的祖先還要生存着我們的子弟，爲着我們的祖先和子弟也必須永遠生存在這個國家民族裏。

從一個年輕的學生週記冊上，我看見了這樣的句子——我想他大概並沒有

讀過怎麼多的『名作』，也相信他不會一下便得到如亞米契斯的那種筆致。

『早晨我們列隊升旗了，旗子在杆頂上飄揚着。我們感到從心底湧出來的一種歡悅，我們的眼睛隨着她上升，上升，致敬禮的手，久久不願意放下來：

『下午降旗了，不知怎麼杆上的國旗已經不見，要重行升上去一次，於是再把她降落下來。

『白天，我們為什麼不能看到我們的國旗呢？先生！我們的國旗，不是在有旗子中最美麗，最可愛的一面嗎？先生！您能告訴我，我們的國旗為什麼不能在白天自由地飄揚……』

身為導師，並且負着給他們修改文字責任的我，我擱下筆來停了一息，我竟很武斷的在這篇週記後面批了幾個字：『你是知道的！』

爲了第一次空襲昆明時某校來不及降旗，有幾個人就犧牲在旗杆底下，於是各校升降的辦法才變成如今這種樣子。可是我們的美麗的國旗，從此也就失去了

自由。這個年輕的學生的疑問（？），恐怕正是他的激奮；同時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激憤罷！

——我們的國旗，應該在白日裏自由飄揚起來的！校務會議如此議決通過了。從此，登高一望，在萬綠叢中的石屏添了一點紅——我們的國旗，正美麗而且自由地在空中飄揚着。飄揚着一片微笑，好像回答着我們無數顫敬愛她的心。

## 畸人

我發現了這麼一個人，也漸漸知道了這麼一個人，可是直到現在還說不出他的姓名來。他給我的印象很深，不過我，和別的許多人，也許在他的心目中永遠是陌生的，根本留不下什麼絲毫的影子。

有一位同事先生告訴我，大約一半爲着取笑說：『他是石屏的一個阿Q。』我想了想豐子愷先生那本阿Q畫傳上給阿Q描畫下來的模樣，果不期然而然的是大同小異。但我立刻從心裏給他取消了這個綽號，而把他當作石屏的一個畸人看待了。

這個畸人惟一的特徵就是一個獨身人。他的頭髮和鬚鬚雖比較長些，但絕不像一個囚犯；身上的衣服雖然不大修整，但絕非襤褸；態度雖然悠閑，而工作並不懶

情沉默而不癡啞，貧窮而無諂相……總之，除此以外，也可以說並沒有一件奇聞奇事是足以傳敘的了。

一個單身漢，他的生活無疑的也是單純的。像這個畸人，他自然沒有僱傭他人來代他工作的需要和能力，可是他自己也不受任何人的僱傭而爲他人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他是怎樣的生活：生活下來，生活下去，總是這樣維持着他的一個畸人的生活。生活對於他好像不是享受，不是奪取，也不是服務。

在理論上站不着腳的東西，在事實方面却也活生生的存在着。像魯濱孫在孤島上創造了他的新環境的故事，那或許只是限於給兒童們讀的一個人，被圍困於人海當中，不陷溺，不倒下，不沒頂，還泰然自得地生活着的人，姑且叫他是畸人，當他是畸人，那又有什麼愧色或不該的呢？不該的倒許是成羣成羣的人，人，人同人一樣的人，畸人太少，畸人不可多得罷了。

畸人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畢竟是一個謎；然而都關在生活這個謎裏的人們，在

畸人的眼下又不知道應該作怎樣的解釋了。

有一次（我聽到過的一次）這個畸人在街上捧着一束花——比鮮花還美麗還動人的，用各色紙片紮成的花，跟隨在一個行人的後面問：

『要花嗎？』

那個人停下了步，被他的問語驚異着，也許是被他手裏那一束美麗的花而感動了。石屏還沒有這麼多種的花卉可以配合得如此勻稱，如此鮮艷，如此奪目；即使是人手製成的，但在商店裏也找不出有售賣的，乃至在所有的石屏商店裏，連製作這些花卉的紙張和材料也不能買得出來。

『來，你要罷！』

『……』行人還是有點躊躇的樣子。

『你看比真的花還要公道！』

那個行人把袋裏剩餘着很少的幾個錢給了他，他就隨手把那束花遞過來了：

『不少，不少，即使沒有這些錢，我也要你把這些花留下。』

這個買花的人，就是以前告訴我賣花人是『石屏的阿Q』的那個同事——

我們學校裏的美術音樂教師。

這一束花，我是看見了的，我彷彿還看到了這個製花人的心靈：是這樣的美麗，這樣的可愛，還這樣的『公道』！

我還知道這個畸人所居住的地方，那就確實有點可奇了：（並不是因為簡陋令人看不上眼。）幾根柱子幾塊板，靠着文廟轉角的兩面牆壁而搭成一個矮矮的棚子。棚子外面有一小片空地，正好門當戶對的向着這里惟一的一個大財主人家。最冷的天，括着大風，家家戶戶的大門都深閉緊鎖了，他呢，却還哼呀哼呀的在棚子裏唱着，那磚做的枕頭，瓦做的被衾，難道也是比真的輕煖物還要『公道』的嗎？

他是一個謎。生活也是一個謎。

真的，這個生活的對照，也是一個謎！

## 出世

在假期裏，差不多每天下午要來約會的一個侶伴，今天一清早便蒞臨了。她是校醫室的一個看護，同時也是這個小城裏的一位爲服務而服務的助產士，她的好友最近才離開這裏，她的一個小孩不久以前也死去了，我同情她，並且想：春天對於她該是悵惘的。

今天她的面色很悵鬱，眼圈是青青的，然而那長長的睫毛，並不因此而失掉牠的那種固有的，動人的魅力。當睫毛像兩柄細小的烏木梳子把眼睛遮蓋起來的時候，我羨慕着她的心，會跟着甯靜而假寐的吧？

「一夜沒有睡，教我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她的頸子略微有些傾垂，默許似的望着我：我在擺弄着她剛才放在案上的那個小小的花布袋裏的東西，一副薄

橡皮手套，一包棉花，一小瓶消毒用的酒精，還有一個木製的，狹長的，像一隻喇叭或高腳圓椎式的長漏斗似的東西，我拿着牠似乎有點出神。

『這是一只聽筒。現在還不容易買到。』爲了這只聽筒的用途，她解釋了半天，我才知道拿牠放在女人的腹部，可以聽診檢查嬰孩的部位與產婦子宮的動態。後來她繼續講昨天外間臨床的一段經過。

『一個有錢的人家沒有孩子，男人討過一個妾，還是不生育；又找了一個年輕的攏攏關在家裏。他們從來就不許這個攏攏見人，而且一直奴使着她做最辛苦最勞累的工作。他們簡直把她當作一個「工具」，像一個土盆或是瓦罐之類的東西。不幸的在這個賤民的肚子裏偏偏結下了一個胎，於是，她的受難也達到一個頂端。從來不被人當作一個人看待的她，所以也沒有豫先給她盡一點人事的準備。我們雖然是對門的隣居，可是她家裏也從來不肯讓我替她檢查一次。等到動作來了——偏偏又是難產，措手不及的當兒，才深更半夜的把我找去了。』

『我去到她家時，那個女人正拚命的叫喊着，看見我，才把聲音稍稍放低了些。我知道她早已盼望着有人來救救她了。然而她似乎不知道使她痛苦叫喊的是什麼！看！一隻小孩的腿，已經拖在她的產門外邊半天了！』

『我謹慎地爲她做了一些必要的手術，使那隻小腿慢慢收攏了回去。不久之後，她的陣痛又開始了，她不再讓我去沾她一下，她的力竭聲嘶的叫喊，似乎已經使她的眼睛不能睜開，不能看見還有要解救她的人立在她的身邊。最沒有道理的是，她越叫喊，她家的人便越用力打她。我既可憐這個初產婦的痛苦，又憎恨着她家裏這種沒有經驗沒有道理的暴舉。她們都不聽我的勸告，喊的喊，打的打，真是要急死了人！我耽心着這樣下去，會使產婦的心臟痙攣或子宮出血，所以我請她們幫助我按住她，讓我再施行手術，看看胎兒有沒有正常的進步……』

『進步？』我攔住她的話，好奇的問。雖然我猜想『進步』這兩個字，在這里是當『術語』用的。

「……」她沒有什麼回答的表示，僅只抬起了睫毛，盯了我一下。

「這個可憐的癡癡，於是又哀叫起來了：『我甯可以死……讓我死罷！你們別再動我。』她自己好像已經絕望了。痛心的是她家裏的人還說：『要不了大人，要孩子罷……』」

「我想給她注射一種×××針，可惜這種藥前次已經用完。我勸他們把這裏的××院院長請來試試，他雖然不是產科專門，但他來了總可以和我共同設法挽救，他們那里的藥品自然也比我個人所預備的齊全。」

「誰曉得！他來了跟我一樣的沒有什麼幫助！那個四十多歲的一個老助手，她却像煞有介事地表示着她自己的本領不同凡俗，開口『不要緊，我接過四百個孩子，大的小的都安全。』開口：『沒有問題，我接過四五百個孩子，大人……』嚕哩嚕嚕，咕咕呱呱。」

「×院長只曉得在一邊抽大煙，抽了一陣大煙，呆了不到半點鐘便走了。我真

是失望極了！想不到×院長做醫生的也是這麼一個無能而且腐化的東西！她異常憤慨的把敘述停頓下來了。

『你不該失望；你從此不是更增加了一份信心嗎？惡的制度惡的社會都是惡人的護符。我們年輕人的純正可愛的力量，便是我們有自信心，我們即便是孤立的，但也絕不和他們合作！』對於她的憤慨，我想給她一種鼓勵，我愛惜她，正因為她好像還是一個出世未久的孩子。

『天快亮的時候，×院長竟送來了一張診費藥費單，除去白抽的大煙不算，應付法幣四十幾元幾角幾分。

『產婦早已由吶喊變成呻吟了，呻吟也漸漸低弱了下去，可憐的嬰兒，仍然拖着半個身子沒有多大的進步。

『不是正房的女人，在這裡照規矩也不能留在家裏生養。後來他們竟把這個可憐的猩猩送到一個荒廟裏不管了。不如一匹小貓小狗的賤民，我怕兩條生命都

快要完結了！』她的敘述到這裏也完結了。

在我們這暫時的沈默當中，我想，那荒廟中的一對母子，還在不死不活地受着難嗎？這個已生的而在不幸中的生命，和那個未生的幼小者的生命，也許都要和這個世界上的光亮做永遠的訣別了吧！

當天下午，我爲着這件事情特意去看她，她告訴我她也是剛從那個荒廟中探視了她們歸來：孩子終於落生了，但已經沒有呼吸；大人却在地上昏迷地睡着。她說，這真是一個奇蹟！

是的，奇蹟！然而這奇蹟立刻給我鬆了一口氣。

——女人是偉大的，女人的偉大在於她們能夠生養孩子。這種話語常被人們說着而表示諷刺，女人是無用的意思。然而，誰會把它當作真是血洗過的句子呢？

來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我們應該彼此的祝福了：

人們還不都是一個母親的孩子嗎？

## 風物

城西南有一匹小山，整整齊齊的像一只帽盒，所以人們就叫牠帽盒山；有的把音讀轉，便成了冒火山。正在山尖上有一座石塔，這座塔倒真像一個帽頂了。從遠遠的地方望去，還可以看見塔的影子斜放在山坡上。眼力好的人，也許可以看見影子底下是不是有着人。我會試探着問過她，但她沒有回答。（她不知道那一次我和她倆個人在塔底下坐了那麼長久，我的心是如何的跳躍，我的胆是如何的恐慌來着。）記得那一次我還對她說過：『現在我是多麼輕鬆，多麼幸福！城垣，市廛，人家……都放在我們的脚底和眼下，也好像全是一些不必要的度外之物似的。可是幸福，一經自覺的幸福，幸福便已成為過去的了。如今的一切，也徒然是日後追懷的』

殘痕而已。」

我們默默的望着東邊的異龍湖，湖面上抹蔚藍，一抹碧綠，一抹緋紅，一抹素白……這美麗的幻變，真不知是天上的？還是人間的？還是我心靈的冒險之反映？唉，這匹小山當初一定是噴過火的吧？（塔下）

二

異龍湖確是一面大的明鏡。南岸有五指山伸到湖中，形成了幾個小小的港灣。葱茂的樹木遮蓋着每個山頭，好像那邊另有一個天地。有一個山頂上有着廟宇，望過去就如同中古時代南歐沿海的那種莊嚴的堡壘和陰森的水牢一般。

湖上有幾個小島，我只去過大瑞城和小瑞城兩個地方。大瑞城還可以從一條長堤上走到，小瑞城完全圍在水的當中，必須划船才能上去。那一次我們在湖上遇着風浪，險些兒把一隻小船弄翻掉，可是我不知怎麼竟這樣想：即便葬身魚腹了，我

不是和她同過舟嗎！

從小瑞城的一個敵台上展望，一片滄茫，萬頃波光，我禁不住地由衷讚美着：女性的海啊！（湖上）

三

沿沙河和樹排往西北走，穿過符家營，再傍溪走一程，便可以望見一叢林木極為蔥鬱的地方。在那裏有一潭清澈的水，水面上也是永遠湧現着一圈一圈的紋路。潭邊的一株大榕樹，不但蓋着整個潭面的頂空，而且還給周緣撐起了無數柄的綠油傘。這裏是幽靜，沁涼，幾乎近於陰冷了。

那個祀奉黑龍的小廟，就緊靠在潭的左邊。門鎖着，從牆裏却伸出一簇一簇的紅球花，好像魔女的化身，在不耐寥落地窺探着外間的動靜。

地上滿鋪着一年兩年落下來的新的陳的榕樹子子，牠做了我們的墊子，也代

替了我們的話語——我們把牠一顆一顆的投進潭裏，看着牠無言的沉落，就好像我們也不會永遠被並列在地面上似的。

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樂園，那是爲了犯觸上帝的意旨；然而我們可以發誓說我們並沒有罪，運命却使我們分別了（潭邊）

#### 四

多少碑碣已經作了牆基或是鋪成路面了，縱然還有一些模糊的字跡留在石上，却沒有人再去低頭理會那些已往的事蹟，和故人的姓名與生卒年月……

學校大門的外邊，經常有一羣石匠在那里砣砣不息的工作着。他們鑿開一塊一塊的岩石，或是磨平一塊一塊舊的碑碣，丁丁鏗鏗地鏤着條紋，刻着一行一行的文字，作成一座一座新的石坊，填砌在墓前好像三道小門——門是開不開的，門上刻着許多字。

在夜晚，這些石匠的工作也不停止，熒熒的幾個燈火，照耀着他們的古銅色的面孔，除了丁丁鏗鏗的斧石之聲以外，也只有黑色夜幕中所回響起來的丁丁鏗鏗，丁丁鏗鏗……

這是一種工作，一種嚴肅的工作，也是啓示在地上的人們，應該怎樣才能留下一種比刻石還要長久而不磨滅的工作罷！（石匠）

## 五

暗路夜行的人們，他們沒有電筒或燈籠或火炬，僅僅拿着幾片薄薄的木板條，燃起來便可以照亮了前路邁行。火花邊走邊落着，給路上留下一點一點的紅的虛線，彷彿也度量出黑夜的深沉與寥寂。

逢街子的時期，成把成把的在攤上出賣着，我終於打聽出牠的名字叫「燭筏」來。

「燭筏」真是一個最恰當最好聽的名字了！由這個名字我好像想到帶着光明而渡過黑暗的意思。（燭筏）

## 六

我常常想着世上最浪費最多餘最表示人類心地窄隘的東西，莫過於環圍着家屋外邊的那一堵一堵長短高低矮矮的牆。大概自從有了竹籬木柵以後，恐怕人類的文明已經蛻變過了。你看，那透不過一點一線氣息和光亮的牆壁那邊，不是好像告訴我們有什麼野蠻物在內嗎？那在內的好像乾脆用牆壁擋駕道：外邊的野蠻物止步！

我看見這里到處利用仙人掌仙人鞭一類的植物當作牆界圍欄之事，才不禁有如上的感想。不過，這些結壯的厚實的帶刺的植物，却也給我帶來了一種南國的幻景：我喜歡在熱風裏裸光了身子，却不願意在冷氣中着上棉裘。（棘籬）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橫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三四五集各書均已出版，第六集自廿九年三月起陸續出版。

## 第二集

|      |     |       |
|------|-----|-------|
| 秋花   | 靳以  | 長篇小說  |
| 江上   | 蕭軍  | 短篇小說集 |
| 土餅   | 沙汀  | 短篇小說集 |
| 谷    | 蕭乾  | 短篇小說集 |
| 憂鬱的歌 | 荒煤  | 短篇小說集 |
| 多產集  | 周文  | 短篇小說集 |
| 崖邊   | 柏山  | 短篇小說集 |
| 鐮砂   | 蔣牧真 | 短篇小說集 |
| 生底煩擾 | 歐陽山 | 短篇小說集 |
| 海星   | 陸蠡  | 散文集   |
| 鷹之歌  | 麗尼  | 散文集   |
| 商市街  | 悄吟  | 散文集   |
| 畫夢錄  | 何其芳 | 散文集   |
| 憶    | 巴金  | 散文集   |
| 母親的夢 | 李健吾 | 戲劇集   |
| 掘金記  | 畢象午 | 詩集    |

## 第三集

|          |     |       |
|----------|-----|-------|
| 星        | 葉紫  | 長篇小說  |
| 栗子       | 蕭乾  | 短篇小說集 |
| 曼陀羅集     | 陳白塵 | 短篇小說集 |
| 夜景       | 艾蕪  | 短篇小說集 |
| 春風       | 張天翼 | 短篇小說集 |
| 黃沙       | 靳以  | 短篇小說集 |
| 達生篇      | 萬迪鵠 | 短篇小說集 |
| 小巫集      | 奚如  | 短篇小說集 |
| 髮的故事     | 巴金  | 短篇小說集 |
| 印象感想回憶矛盾 |     | 散文集   |
| 綠葉底故事    | 蕭軍  | 散文集   |
| 橋        | 悄吟  | 散文集   |
| 銀狐集      | 李廣田 | 散文集   |
| 咀華集      | 劉西渭 | 批評集   |
| 日出       | 曹禺  | 劇本    |
| 運河       | 臧克家 | 詩集    |

# 第四集

|       |     |       |
|-------|-----|-------|
| 煙苗季   | 周文  | 長篇小說  |
| 山徑    | 白文  | 中篇小說集 |
| 航線    | 沙汀  | 短篇小說集 |
| 里門拾記  | 蘆焚  | 短篇小說集 |
| 小魏的江山 | 陳白塵 | 短篇小說集 |
| 夜工    | 蔣牧真 | 短篇小說集 |
| 長江上   | 荒煤  | 短篇小說集 |
| 長生塔   | 巴金  | 童話集   |
| 嚇美國嘴  | 尹庚  | 報告文學  |
| 夜記    | 魯迅  | 散文集   |
| 旅人的心  | 魯彥  | 散文集   |
| 崇高的母性 | 黎烈文 | 散文集   |
| 白夜    | 屠尼  | 散文集   |
| 廢鄉存底  | 沈從文 | 書信集   |
| 新學究   | 李健吾 | 劇本    |
| 野花與箭  | 胡風  | 詩集    |

# 第五集

|       |      |       |
|-------|------|-------|
| 夢之谷   | 蕭乾   | 長篇小說  |
| 砂丁    | 巴金   | 中篇小說  |
| 憎恨    | 端木蕻良 | 短篇小說集 |
| 苦難    | 沙汀   | 短篇小說集 |
| 牛車上   | 蕭紅   | 短篇小說集 |
| 鹽的故事  | 蹇先艾  | 短篇小說集 |
| 生人妻   | 羅淑   | 短篇小說集 |
| 野鳥集   | 蘆焚   | 短篇小說集 |
| 遠天的冰雪 | 靳以   | 短篇小說集 |
| 竹刀    | 陸蠡   | 散文    |
| 草原上   | 劉白羽  | 短篇小說集 |
| 兒童節   | 羅洪   | 短篇小說集 |
| 十月十五日 | 蕭軍   | 散文    |
| 原野    | 曹禺   | 劇本    |
| 刻意集   | 何其芳  | 散文    |
| 無題草   | 曹葆華  | 詩集    |

# 第六集

|       |     |       |
|-------|-----|-------|
| 隨糧代徵  | 白雲留 | 長篇小說  |
| 遭遇    | 金魁  | 中篇小說  |
| 秘密的故事 | 舒羣  | 中篇小說  |
| 利娜    | 巴金  | 中篇小說  |
| 使命    | 李健吾 | 短篇小說集 |
| 荒     | 田濤  | 短篇小說集 |
| 三月天   | 屈曲夫 | 短篇小說集 |
| 魚汛    | 宋越  | 短篇小說集 |
| 貝殼    | 莊瑞源 | 散文    |
| 夏蟲集   | 繆崇羣 | 散文    |
| 霧及其它  | 靳以  | 散文    |
| 囚綠記   | 陸蠡  | 散文    |
| 投影集   | 唐弢  | 雜文    |
| 沉澗    | 林柯  | 戲劇    |
| 木廠    | 鄭我帆 | 長詩    |
| 江南曲   | 王統照 | 詩集    |

有版權

定價壹元

# 石屏隨筆

繆崇羣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    |      |    |     |     |    |      |     |
|----|------|----|-----|-----|----|------|-----|
| 馬蘭 | 桓秀外傳 | 湖畔 | 華亭鶴 | 驛運  | 洪流 | 石屏隨筆 | 羽書  |
| 長篇 | 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散文   | 散文  |
| 蘆焚 | 楊剛   | 叔文 | 盧生  | 白平階 | 靳以 | 繆崇羣  | 吳伯蕭 |

|     |    |    |       |      |      |     |    |
|-----|----|----|-------|------|------|-----|----|
| 信景  | 雨明 | 晦明 | 龍·虎·狗 | 咀華二集 | 小城故事 | 北京人 | 北方 |
| 散文  | 散文 | 散文 | 散文    | 批評   | 戲劇   | 戲劇  | 詩集 |
| 方令孺 | 方敬 | 柯靈 | 巴金    | 李健吾  | 袁俊   | 曹禺  | 艾青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P2  
279221



1.00